

冬泳

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

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

班宇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冬泳

班宇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冬泳 / 班宇著. --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8.8
ISBN 978-7-5426-6405-1

I. ①冬… II. ①班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1787 号

冬泳

班宇 著

责任编辑 / 杜 鹃

特约编辑 / 翁慕涵 罗丹妮

封面设计 / 陆智昌

内文制作 / 李丹华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 / 150 千字

印 张 / 9.6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405-1/I247.7

定 价 / 4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盘锦豹子

肃杀

冬泳

空中道路

梯形夕阳

工人村

枪墓

247 169 137 109 073 047 001

盘锦豹子

孙旭庭第一次来我家里时，距离那年的除夕还有不到半个月，我正在院儿里放鞭，一整挂大地红被拆成五百个小鞭，我捋顺火药捻儿，举着半根卫生香逐个点燃，这些小鞭我已经连续放了三天，炸过冷空气、铁罐和下水井盖，闷哑的、低沉的、脆亮的、空洞的，各种各样的动静都听过，到最后觉得索然无味，口袋里还剩着大半兜的火药，没处施展。

我站在门口雪堆的最高处，望见有人朝我家的方向走过来，方脸，眼睛亮，个子挺高，得有一米八，但背有些驼，穿一身灰色呢子大衣，敞着怀儿，系一条奶白色围脖，戴黑皮手套，远看挺有派，眉眼儿周正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准备吓唬他一下，于是吹了两下香灰，想要在他走近时，点根小鞭朝他扔过去，然后跑掉。他走到一半时，忽然立在原地，不再前行，而是直直地看向我，仿佛能洞穿我的

心思，没过几分钟，我的小姑娘推着自行车从另一条路走过来，车轮在她身后的雪地留下一道浅淡的印迹。他们说了几句话后，小姑娘忽然发现雪堆上的我，于是挥着手高喊我的名字，我很不情愿地从雪堆上滑下来，走过去迎接。

走到近处，我才注意到，他左手拎着柳木筐，里面装着半把蒜毫、两瓶黄桃罐头和一只光溜溜的白鸡，右手拎着一个扎紧的编织袋，上面写着两个粉色大字。我指着编织袋问小姑娘说，这第一字我认识，念尿，撒尿的尿，第二个字念啥。小姑娘翻过来编织袋看了看，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对我说，念素。我问，啥是尿素。小姑娘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，可能是从尿里面提炼出来的精华。我转过头去问孙旭庭，我说得对不？他尴尬地咳嗽两声，伸出手将编织袋递向我，我有点犹豫，但还是接了过来，发现袋子根本没什么重量，飘轻儿，稀里哗啦乱响，好像大风一吹，它就能在空中摆起来。

孙旭庭跟在小姑后面进屋，满面红光，精神十足，点头哈腰打招呼，我奶用白瓷缸子给他沏了一杯浓浓的花茶，离着老远都能闻见漾出来的苦味儿，然后便拎着那只白鸡钻进厨房里。孙旭庭脱下呢子大衣，问小姑娘说，有衣裳挂儿没？小姑娘说，没有，我家衣服都堆炕上。他说，借的，明天得还回去，版型不能给整乱了。小姑娘想了想，把大衣的领子口儿戳在门口的拖把上，看上去像一位窝囊的丑角

儿。孙旭庭憨笑着说，还得是你，真有办法，懂得随机应变。小姑说，干活吧，好好表现。

他半跪在地上，后腰结实而宽厚，像一堵墙，给自己点上根烟，轻快地伸出两根手指，拽去系在编织袋口的玻璃绳儿，再将袋子反向倾倒，几十个空的铝制易拉罐呼啦一下跳出来，滚落满地，同时传出一股甘甜的汽水味儿。他吐着烟圈问我，知道干啥的不？我说，知道，踩扁了卖给收破烂的，八分钱一个。他说，那不算瞎好东西了，你看我给你变戏法。

孙旭庭将易拉罐上下盖的部分用锥子各打一个孔，两两一组，每组之间隔着几厘米，依序排好，两侧打头的是粉红色的珍珍荔枝，然后是白色的健力宝，黄色的棒槌岛，扯去外皮的铜芯从中钻进去，再用扣钉铆实，这些空易拉罐固定在绝缘条上，两个绝缘条一横一竖绑紧，直到最后勒上转换插头，另一端接到电视后面，这时我才看明白，他是在做接收天线。

小姑抓着一把毛嗑儿，侧身斜卧在炕上，跟我奶摆扑克，上下两横排，各六张打头的，这叫十二月，算命用的，能看出来今年哪个月顺当，哪个月里有坎坷。

忙活了俩小时后，天线初具形态，孙旭庭小心翼翼地捧起一端，另一只手推开窗户，冷风迅猛灌入，他脱掉鞋子，踩在窗台的黄棕色瓷砖上面，将上身伸出去，左手举着十

字架一样的天线，右手掏出兜里的锤子，嘴里咬着两根长钉，脸抵在气窗上，模样有点可笑，看起来像是吊挂在外，他嘴里哈出的白汽将窗户上的冰霜浸润，几粒水滴贴着玻璃快速流下，又忽然静止于某处。我奶坐在炕上，拉长声音朝他喊道，拔脚不，旭庭啊，别冻着。他连忙摇摇头，抬高眼皮，继续寻觅最佳的扎钉位置。小姑说，不用管他，妈，鸡啥时候能炖好。孙旭庭在外面摆弄半天，又低头猫起腰，缩回到窗口里来，朝着屋里的小姑说，那谁，彩电塔在哪个方向来着，天线得朝着那边，不然信号不好。我小姑跳下炕，拧开电视机，说，你调天线就行，哪个方向效果好，彩电塔就在那边呗，死脑瓜骨儿。

我爸下班回来时，接收天线已经安装完毕，斜支在外屋顶，立于风中，直指天际，白鸡也炖好了，分了两大碗装，表面都有一层黄澄澄的油花，又烫又腻，我只吃两口就下桌了，掰开电视机上的小盖儿，拧来拧去进行微调，发现有个频道在播武侠剧，男的女的头发都五颜六色，演的是仙魔二界，会施法术，有妖有神，我看得很入迷，死活不让别人换台。孙旭庭坐在饭桌旁边，瞥了一眼电视，说道，《蜀山奇侠之仙侣奇缘》，香港人拍的，是挺有意思，录像带我看过不少。我爸说，今天辛苦你了，没这天线，电视也看不了几个台。然后又给他倒满一口杯散白酒，夹了一块鸡大腿肉，说，粉条你自己盛，锅里还有呢，别外道。

他举起白酒跟我爸碰杯，嘴角吸着气，滋啦喝下一大口，又跟我爸说，哥，我做的天线，十二个罐一组，覆盖均衡，信号超强，我自己的发明创造，咱这个天线能调夹角，45度能看中央台，90度看地方台效果好，120度能看隔壁家的录像带，现在就是120度，邻居要是有打游戏机的咱也都能收着，过年时候调成45度角，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保证一个雪花点儿都没有，李谷一站在你跟前儿唱歌。我爸说，这可见功夫，手挺巧，你懂电路啊。孙旭庭说，也是后学的，不是本职专业，我就爱琢磨。我爸说，我插队时去过你们盘锦，洋柿子好吃。孙旭庭说，行，哥，再回家我给你带柿子过来，不过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去。我爸说，怎么的呢。孙旭庭说，厂里不放人，春节估计是回不去，生产任务重，得给小学生印教材，过完年这不就要开学了么。我爸说，那是不能耽误，教育问题必须得重视，而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。孙旭庭说，哥，你对社会理解挺深啊。

那天喝到夜里八点多，孙旭庭将醉未醉，被小姑拉下桌子，及时鞠躬告辞，他从拖把上取下呢子大衣，两臂一抖便套在身上，之后挥手惜别，转过头去，投入外面纷飞的大雪里。我奶望着他衣服后领处鼓出来的大包，念叨着说，刚才扑克怎么摆的来着，今年五月份好像挺顺当。

孙旭庭在紧邻建设大路的新华印刷厂上班，一线车间，

两手油污，三班轮转，大年三十给放了半天假，厂里分了两袋冻虾仁、两瓶口子窖、一箱饮料和一袋面粉，他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驮过来，全送给我们家了。我奶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说道，这得吃到啥时候去。孙旭庭说，大伙儿吃呗，今年我也不回盘锦，要加班，厂里分的东西没地方放。然后又从怀里掏出来一袋猪肉脯，一袋牛肉脯，偷摸塞给我，朝我眨着眼睛说，过年了，给你的，以后想吃啥，跟我说就行，咱俩之间的事儿。

我其实一点也不爱吃肉脯，便将它们塞进沙发缝里，跟着我爸出去放了好几挂鞭，蹦得满地开花，红白一片，两耳嗡嗡作响，回来吃涮锅子和炖鲤鱼，我奶还把孙旭庭送来的虾仁裹上面糊，反复炸了两遍，相当酥脆，我空嘴儿吃下不少，后来筷子蘸白酒，我也舔了好几口，不知不觉躺在炕里头睡过去了。等到春节晚会上的赵本山登场演小品时，外面的鞭炮声也愈发剧烈，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，看见全家人守在没有雪花点儿的电视机旁，音量开到最大，目不转睛地看赵本山和黄晓娟演的的新小品，里面有一句台词说，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，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，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，单身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，打了这么多年光棍，谁不盼着结婚呢。大家听后开怀大笑，孙旭庭咂着嘴说，这小词儿，一套一套的，真硬。我爸问他，旭庭啊，厂里分的房子啥时候能下来。孙旭庭说，哥，马

上的了，过完年就能给我，以前橡胶四厂的家属楼，套间，南北朝向，不把山不封顶。我爸说，行，好歹得有个地方，老住独身宿舍可不行，以后更方便。孙旭庭说，哥，放心吧，差不了，人格担保。

孙旭庭的人格担保并没能迅速奏效，他和小姑还没等到顺当的五月份，便在印刷厂的职工食堂办了婚礼，当天摆了十五桌，菜很硬，桌桌都有一道炖大王鱼，来的人也很多，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，只好又临时加两桌，人多厅小，看起来就十分乱套，满地油污，乌烟瘴气。婚礼当天我是花童，负责提着小姑婚纱的一角，他们敬酒时，我也得跟着走，这点让我很不耐烦。孙旭庭，或者说我的姑父，他在盘锦老家的一些朋友也赶过来送祝福，跟他的父母紧挨着坐，看起来有点拘束，整场婚礼都在不停地抽自己卷的旱烟，十分呛人，到他们桌敬酒时，我被熏得差点昏过去。

那时我比桌子高不出多少，拎着蚊帐一样的婚纱晕头转向，双目恍惚，只能听见上方传来的声音。有人说，豹子，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啊。也有人说，豹子，以后是沈阳人儿了，有出息。还有人说，豹子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洋柿子给你带过来了。我心里想，谁是豹子啊。然后抬头一望，在喷吐出来的层层烟雾里，孙旭庭眯缝着眼睛，正仰头将满杯白酒一饮而尽。

结婚之后，小姑暂时搬去孙旭庭的独身宿舍住，我只

去过一次，在勾廉屯，属于市区边缘，需要换两辆公交车才能到达。我们去的那天，我妈脸色灰白，神情焦虑，左手提着一筐鸡蛋，右手拉着我，在车上被挤得满头大汗，后来还有点晕车，别提多遭罪了。下车后，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休息了好半天，胃里的酸水直往上返。

孙旭庭的独身宿舍是二层小楼中的一间，外层红砖砌筑，屋顶大四坡结构，铺了水泥瓦，走进楼里能感觉到一阵阴凉，楼梯旁边的墙上写着四个血红的大字：禁止喧哗。我们大气也不敢出，七转八拐，才找到他们的家。孙旭庭给我们开的门，我们进去一看，屋内空间确实很小，也就十几平米，只摆了一张折叠餐桌、两把电镀椅子、一张双人床和一个电视角柜，小姑正躺在双人床上吃果丹皮，见我们来也没有起身，吃吃地笑着，电视里播放着译制片，叽哩哇啦，有些吵闹。我妈把那筐鸡蛋递给孙旭庭，并嘱咐他说，每天两个，溜达鸡下的蛋，营养绝对足，下面条或者熬粥里，千万别炒着吃，那就白瞎了，营养成分都破坏了。

再后来，小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我妈私下托了朋友给她做检查，检查过后，大夫给孙旭庭手里塞张纸条，他和小姑默默走出医院，坐上十四路公交车，经过十站地，回到我家里。孙旭庭把纸条递给我妈，说，嫂子，大夫给的。我妈说，那是给你的，你给我带回来干啥。他听后就

愣，舔舔嘴唇，轻轻展开那张被汗水润湿的纸条，盯着看了半天，勉强辨认出来一个弯曲的对号，于是问我妈说，嫂子，对号是啥意思呢，是确定怀上了的意思吗？我妈说，对号就是儿子。孙旭庭说，哦，儿子，儿子，我操，我儿子要来了。

我的表弟出生之前的两个月，小姑又搬回娘家，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在此之前，她已经不去工厂上班了，一方面是她所在的配件三厂效益很差，经常拖欠工资，另一方面她本身对于在生产线上当工人也毫无兴趣，于是找关系办理停薪留职，每天涂脂抹粉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开始去百货商场站柜台，挺着肚子卖二手的广东时装。小姑面容姣好，天生能说会道，很适合做推销工作，所以业绩颇为出色，但卖衣服每天需要拿着挂钩取上取下，还要踩板凳、叠衣服、掖裤脚、改尺寸，眼看着小姑的肚子渐大，做这些动作都不是很方便，于是跟领导请求调离岗位，转而去卖炒勺灶具。没过几天，我家就用上了宫廷紫铜火锅，小姑说是因为业绩优异，部门领导奖励的，那个锅子很精致，也很厚重，中央铜盆颇有分量，外箍圈有好几条镂刻的龙，煤气盆儿坐在底下点着时，那些龙就像是在火里来回游动，杀气腾腾，而放在锅里面的酸菜会变得鲜嫩、翠绿，宛如春季。

生我表弟的那天中午，小姑正在陪我看《西游记》电

视剧，看到唐僧化缘时，我们忽然都很想吃白菜挂面卧鸡蛋，我奶去厨房刚把白菜切好细丝，小姑在屋里已经疼得吱哇乱叫，我吓得连忙跑去厨房打报告，我奶慌了神跑进来，说，这也没到日子呢啊。小姑疼得咬着牙对我喊，疼死我了要，快他妈把孙旭庭给我叫回来，我要杀了他。

印刷厂距离我家隔着四条街，去印刷厂的这条路我并不陌生，但自己走还是头一次，我在路上走得很快，心里也着急，到后来甚至跑了起来，也不管交通灯是红是绿，呼哧带喘地跑到印刷厂。到了之后，我才想起来，自己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孙旭庭。我在门口拦住好几个人，问他们认不认识孙旭庭，他们都摇头，问我是哪个车间或者哪个班组的呢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我满头大汗，口干舌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呜呜呜地哭起来。这时，我看见门口的展示板上挂着一排照片，都戴着大红花，孙旭庭也在其中，第三排最后一个，笑得很腼腆。我立即拉住一位路人，央求着他带我去找照片上的这个人，他说，先进工作者啊，午休呢，不一定在，我把你领过去等他吧。我在他们班组的休息室等待，绕着沙发上蹿下跳，过了有一会儿，孙旭庭才踱着步走进屋来，那时他刚刚吃完午饭，眼皮耷拉着，打了几个很响的饱嗝，正准备放下饭盒去跟人去打扑克，见到我后猛然一惊，问我怎么来了，家里是不是有事，小姑还好吗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快回家吧，我小姑要杀了你。

我们跑回家时，隔壁邻居已经蹬着倒骑驴把我奶和小姑送往医院去了，于是孙旭庭给厂里打电话，求人借来一辆面包车，拉着我们直奔医院，这一路上，孙旭庭始终紧紧地拽着我，浑身发抖，嘴唇青紫，双手冰凉。刚一下车，他的两腿不听使唤，迈不动步，一下子便跪在地上，试了好几次都没能顺利站起身来。这时候，我奶和小姑刚刚赶到医院门口，搀扶着翻身下车，缓缓走过来，小姑手里还夹着半根黄瓜，指着他笑话说，孙旭庭，瞅你那副德行吧。他一见我小姑，腿也好了，三步两步，赶忙奔过去，摸着小姑的大肚子说，还疼不疼。小姑说，阵痛，懂不懂，隔一阵儿一疼，别着急，等我吃完这根黄瓜，估计就又要疼了。话音未落，她便瞪大眼睛，呼吸急促，开始转着圈地拧掐孙旭庭的胳膊，同时发出阵阵凌厉的骂声与喊叫。

我表弟生下来时不到五斤重，浑身皱巴巴，头发稀少，哭得很凶，直到满月时，他才完全睁开眼睛。表弟不爱喝母乳，只吃奶粉，几个月便突飞猛进，身强体壮，比同龄孩子还要大一圈，脑袋尤其突出，看起来可以存贮许多知识。孙旭庭给我的表弟起名叫孙旭东，很多人说这个名字不好，跟你犯同一个字，听起来不像父子，反而像哥俩儿。孙旭庭说，你不懂，我有我的寓意，跟儿子就得当哥们处，心连着心呢。

我表弟出生一周之后，孙旭庭便又急匆匆地返回厂里